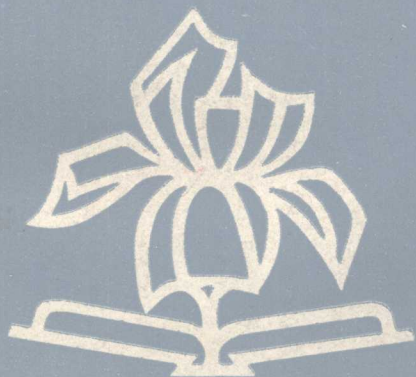


文艺理论专题参考资料

文学的创作方法



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

《文学理论专题参考资料》

出版说明

为了给文学理论教学提供较为充分的资料，以便通过比较，批判地吸取中外一切有益的文学理论成果，尽可能全面地、完整地、系统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我们编选了《文学理论专题参考资料》，分册出版。初步确定的专题有：《形象与形象思维》、《艺术真实与艺术典型》、《世界观、创作和创作方法》、《文学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文学的人民性》、《人性和人道主义》、《题材与主题》、《悲剧、喜剧和正剧》、《文学鉴赏》、《共鸣问题》、《艺术的独创性与作家的个性》等。全部编选工作计划在1980年底前完成，陆续付印。

由于水平所限，疏漏之处望读者随时指正，以便进一步修订。

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
资料室

1979年6月

目 录

一、现实主义

马克思：英国资产阶级（节选）	2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节选）	2
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节选）	3
※ ※ ※	
高尔基：果戈理论（节选）	5
和青年作家谈话（节选）	6
苏联的文学（节选）	8
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节选）	9
鲁 迅：论睁了眼看（节选）	10
叶永臻作《小小十年》小引（节选）	11
上海文艺之一瞥（节选）	11
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节选）	13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节选）	13
※ ※ ※	
茅 盾：夜读偶记（节选）	14
※ ※ ※	
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 （节选）	21
哥萨克·阿列克山德·库兹米屋的中篇 小说（节选）	21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前言（节选）22

乔治·桑与福楼拜书信（节选）34

※ ※ ※

白居易：与元九书45

二、浪漫主义：

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节选）66

和青年作家谈话（节选）67

苏联的文学（节选）68

鲁迅：记苏联版画展览会（节选）69

※ ※ ※

雪莱：《伊斯兰的起义》序言（节选）70

雨果：《克伦威尔》序言（节选）75

※ ※ ※

刘勰：《辨骚》91

三、古典主义

茅盾：夜读偶记（节选）102

※ ※ ※

高乃依：论戏剧的功用及其组成部分110

高乃依：论三一律，即行动、时间、地点的一致114

布瓦洛：诗的艺术（节选）118

四、自然主义：

高尔基：给费·华·革拉特珂夫（1926年11月30日）

（节选）126

给华·谢·格罗斯曼(1932年10月7日)

(节选)128

※ ※ ※

左 拉: 戏剧上的自然主义(节选)123

实验小说139

五、现代欧美文学创作流派

袁可嘉: 谈谈欧美现代文学的创作和理论144

(一) 新小说派166

葛·卡法诺丝: 菲利浦·索莱尔的《数目》:

结构及来源166

阿兰·罗布-格里耶: 橡皮(长篇小说选载) ...173

(二) 象征主义181

托麦斯·史登斯·艾略特: 传统与个人才能 ...181

埃乌杰尼奥·蒙塔莱: 幸福(外三首)191

(三) 荒诞派196

尤金·尤奈斯库: 起点196

阿麦迪或脱身术(三幕喜剧选载) ...199

(四) 存在主义216

萨特: 马克思主义与存在哲学216

墙(短篇小说)220

(五) 新现实主义247

罗西里尼谈新现实主义247

安·奥尔黛泽: 眼镜(短篇小说)256

一、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是文学中的一种重要流派，它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现实生活，表现社会矛盾，揭示社会本质。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是：题材广泛，人物真实，情节曲折，语言生动。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有：《红楼梦》、《儒林外史》、《金瓶梅》、《聊斋志异》等。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新文学》编辑部）

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是：题材广泛，人物真实，情节曲折，语言生动。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有：《红楼梦》、《儒林外史》、《金瓶梅》、《聊斋志异》等。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克思：英国资产阶级（节选）

现代英国的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他们对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从“最高尚的”食利者和认为从事任何工作都是庸俗不堪的资本家到小商贩和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都进行了剖析。狄更斯、沙克莱、白朗特女士和加斯克耳夫人把他们描绘成怎样的人呢？把他们描绘成一些骄傲自负、口是心非、横行霸道和粗鲁无知的人；而文明世界用一针见血的讽刺诗印证了这一判决。这首诗就是：“上司跟前，奴性活现；对待下属，暴君一般。”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686页。）

恩格斯：致敏·考茨基（1885年11月26日）（节选）

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此外，在当前条件下，小说主要是面向资产阶级圈子里的读者，即不直接属于我们的人的那个圈子里的读者，因此，如果一部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小说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那末，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作者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

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您对奥地利农民和维也纳“社交界”的透彻了解以及您对他们的惊人的生动描写，表明在这方面的素材是很多的，而在《斯蒂凡》中您已证明您还善于用恰当的讽刺处理您的主人公，这种讽刺证明作家是有支配自己的作品的能力的……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85—386页。）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节选）

如果我要提出什么批评的话，那就是，您的小说也许还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的。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不能自助，甚至没有表现出（作出）任何企图自助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如果这是对1800年或1810年，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正确描写，那末，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看来，这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剧烈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在现实主义领域内占有自己的地位。

我决不是责备您没有写出一部直截了当的社会主义的小说，一部象我们德国人所说的“倾向小说”，来鼓吹作者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我的意思决不是这样。作者的见解愈

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我所指的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让我举一个例子。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灭亡，或者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他描写了贵妇人（她们对丈夫的不忠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这和她们在婚姻上听人摆布的方式是完全相适应的）怎样让位给专为金钱或衣着而不忠于丈夫的资产阶级妇女。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

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62—463页）

※

※

※

高尔基：果戈理论（节选）

现实主义到底是什么呢？简略地说，是客观地描写现实，这种描写从纷乱的生活事件、人们的相互关系和性格中，攫取那些最具有一般意义、最常复演的东西，组织那些在事件和性格中最常遇到的特点和事实，并且以之创造成生活画景和人物典型。在奥涅金这个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二十年代一切上流贵族青年的习惯、思想和感情的描写。

现实中未必会有这样的人，他一身兼备普希金所安排于奥涅金身上的一切特点，可是，毫无疑问，奥涅金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那个时代成千屡百人所具有的特点。

现实主义作家倾向于综合、归并他的时代一切人们所特有的、具备一般意义的特点，使之成为唯一完美的形象。而这个唯一的形象就是典型的形象，而且除了它的和谐、它的美这些美学价值以外，它对于我们还具有无可争辩的历史文献之价值。

在现实主义者的小说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他的主角、他的典型，实际上就是那些以或种劳绩、思想、成见遗留给我们的人物，而且在他们所生存的环境中间，他们除了已经做出的那些事情以外，实在是不能做些别的什么的。

再则，当现实主义作家以分析者的姿态出现在我们面前

的时候，那他所分析的，都是在他之前已经被认为是具有一般意义的东西，至于主观的东西——人物或事件的个别的特点——就很少能够引起他注意了，那管他们是如何独特，如何惹人注目。主观的东西却是个人主义的浪漫主义者所心爱的素材，这所以他们所刻划出来的一切，即使在形式上常常是很有趣的，但是在本质上、在内容上几乎总是毫无意义的。

选自《俄国文学史》，新文艺出版社

1956年版，第207—208页。

高尔基：和青年作家谈话（节选）

现在我要简单地谈一谈现实主义，它是十九世纪一个主要的、而且是最壮阔、最有益的文学流派，后来又传到了二十世纪。这个流派的特征是它那锋利的唯理主义和批判精神。这种现实主义的创始者，大半是在智力上超过自己同辈的人，他们在本阶级的粗暴的体力背后，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阶级的社会创造力的衰弱。这些人可以叫做资产阶级的“浪子”；正如宗教性传说的主人公一样，他们从父亲的束缚中，从教条和传统的压迫下逃了出来，可是为了这些叛徒的名誉起见，必须声明一句：其中少数人已回到本阶级的怀抱里去吃烤牛羊肉了。我们对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家的看法，受资产阶级批评家的评价的影响很大，这些批评家研究了语言、风格和情节的优缺点，而对说明和显示作为作品的素材的各种事实的社会意义，则完全不感兴趣。只有恩格斯和马克思才理解巴尔扎克的作品对社会的重要性。……

资产阶级的“浪子”的文学，由于对现实抱批判的态度，具有很高的价值，虽然这些短篇和长篇小说的作者，并

没有在脑满肠肥的小市民所造成的乱七八糟的状态中指示出一条出路。只有少数作家，主要是二流作家，照着流行的哲学和权威批评的指示，企图建立某些教条式的真理，把不可调和的矛盾调和起来，掩饰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明显而可鄙的虚伪。十九世纪的科学和技术非常顺利地扩大并且巩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物质基础，然而支配了欧洲文学的法国文学，对欧洲小市民这种机械式的活动毫不表示赞扬，也没有替它的“机械式的”发展进行辩白。

.....

资产阶级的“浪子”的现实主义，是批判的现实主义：批判的现实主义揭发了社会的恶习，描写了个人在家庭传统、宗教教条和法规压制下的“生活和冒险”，却不能够给人指出一条出路。批判一切现存的事物倒是容易，但除了肯定社会生活以及一般“存在”显然毫无意义以外，却没有什么可以肯定的。……

.....

批判的现实主义顽强的保守性，其重大原因之一就是文学家的专门技术不够熟练，简单地说：知识不够，——“不学无术”，不善于观察和“通晓”事物。这个原因常常是跟感情上的留恋过去、留恋老祖父时代分不开的，老祖父的生活中只有一个“远景”——火葬场。这个原因的另一面，就是爱在工作中走阻力最小的道路：制造木器比制造石器容易，石器比铁器容易，铁器比钢器容易；描写小小的木头平房里的生活，要比描写石头的或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里的生活简单得多。

（选自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335—339页）

高尔基：苏联的文学（节选）

应该理解：批判现实主义是作为“多余的人”的个人创作而产生的，这些人不能为生活而斗争，在生活中找不到自己的地位，而且或多或少明确地意识到个人存在的盲目性，把这种盲目性仅仅理解为一切社会生活现象和整个历史过程之无意义。

我们决不否认批判现实主义的广泛而巨大的工作，我们高度重视它在文字描绘艺术的形式上的成就，同时我们应当了解：我们之需要这种现实主义，仅仅为了阐明过去的残余，为了跟这些残余作斗争，为了消灭它们。

但是这种形态的现实主义过去并不曾而且现在也不能培养社会主义的个性，因为它只是批判，毫无肯定，或者是——更坏一些——转而肯定它曾经否定了的东西。

（选自高尔基：《论文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33—134页。）

在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中还必须区分出两派作家：一派是赞扬和娱乐自己的阶级的——如特罗洛普、威尔基·柯林斯、弗莱东、马利亚特、捷罗姆、保罗·德——科克、保罗·费瓦尔、欧克达夫·菲利耶、翁南、格列戈尔·沙马罗夫、犹乌斯·什金得以及几百个诸如此类的人，所有这些人都是典型的“善良的有产者”，没有多大才能，然而却跟他们的读者一样灵巧和庸俗。另一派只有寥寥的几十个，是批判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最伟大的创造者。他们都是本阶级的叛逆，“浪子”，被资产阶级毁灭了的贵族，或者是从本阶级的窒息人的氛围里突破出来的小资产阶级子弟。这一派欧洲文学家的著作对于我们有着双重的、

无可争辩的价值：第一，在技巧上是典范的文学作品；第二，是说明资产阶级的发展和瓦解过程的文献，是这个阶级的叛逆者所创造的然而又批判地阐明它的生活、传统和行为的文献。

在我的报告里不能详细分析批判现实主义在十九世纪文学中的作用。它的基本实质可以归纳为反对大资产阶级所复活了的封建主的保守主义的斗争，斗争手段是在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基础上建立民主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而这种民主主义的建立却被许多作家和大多数读者理解为既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反对无产阶级的日益增强的攻击力量而采取的必要的防卫手段。

（同上书，第110—111页。）

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节选）

在文学上，主要的“潮流”或流派共有两个：这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作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的，谓之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定义则有好几个，但是能为所有的文学史家都同意的正确而又十分全面的定义目前却还没有，这样的定义还没有制定出来。在浪漫主义中还必须把两个极端不同的流派区别开来：消极的浪漫主义，——它或者粉饰现实，企图使人和现实妥协；或者使人逃避现实，徒然堕入自己内心世界的深渊，堕入“不祥的人生之谜”、爱与死等思想中去，——堕入不能用“思辩”、直观的方法来解决，而只能由科学来解决的谜里去。积极的浪漫主义则力图加强人的生活意志，在他心中唤起他对现实和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

但是在谈到象巴尔扎克、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里、列斯科夫、契可夫这些古典作家时，我们就很难完全正确地說出，——他们到底是浪漫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象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巴尔扎克是个现实主义者，但是他也写过象远非现实主义的《驴皮记》这样一些长篇小说。屠格涅夫也写过有浪漫主义精神的作品，所有其他我国最伟大的作家，从果戈里到契可夫和蒲宁，也是这样。这种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合流的情形是我国优秀的文学突出的特征，它使得我们的文学具有那种日益明显而深刻地影响着全世界文学的独创性和力量”。

（选自高尔基：《论文学》，人民文学

出版社1978年版，第162—163页。）

鲁迅：论睁了眼看（节选）

“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是互为因果的，正如麻油从芝麻榨出，但以浸芝麻，就使它更油。倘以油为上，就不必说；否则，当参入别的东西，或水或硷去。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了。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时候早到了；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

.....

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选自《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328—332页。）

鲁迅：叶永蓀作《小小十年》小引（节选）

然而这书的生命，却正在这里。他描出了背着传统，又为世界思潮所激荡的一部分的青年的心，逐渐写来，并无遮瞒，也不装点，虽然间或有若干辩解，而这些辩解，却又正是脱去了自己的衣裳。至少，将为现在作一面明镜，为将来留一种记录，是无疑的罢。多少伟大的招牌，去年以来，在文摊上都挂过了，但不到一年，便以变相和无物，自己告发了全盘的欺骗，中国如果还会有文艺，当然先要以这样直说自己所本有的内容的著作，来打退骗局以后的空虚。因为文艺家至少是须有直抒已见的诚心和勇气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谈不到什么意识。

（选自《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16页。）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节选）

但现存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缘故。日本的厨川白村（H. Kuriyakawa）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作家之所描写，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他自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所以要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

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最近左联的提出了“作家的无产阶级化”的口号，就是对于这一点的很正确的理解。）

在现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最容易希望出现的，是反叛的小资产阶级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因为他生长在正在灭亡着的阶级中，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甚大的憎恶，而向这刺下去的刀也最为致命与有力。固然，有些貌似革命的作品，也并非要将本阶级或资产阶级推翻，倒在憎恨或失望于他们的不能改良，不能较长久的保持地位，所以从无产阶级的见地看来，不过是“兄弟阋与墙”，两方一样是敌对。但是，那结果，却也能在革命的潮流中，成为一粒泡沫的。对于这些的作品，我以为实在无须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学，作者也无须为了将来的名誉起见，自称为无产阶级的作家的。

但是，虽是仅仅攻击旧社会的作品，倘若知不清缺点，看不透病根，也就于革命有害，但可惜的是现在的作家，连革命的作家和批评家，也往往不能，或不敢正视现社会，知道它的底细，尤其是认为敌人的底细。……这就在表明：这位青年批评家对于愈认为敌人的，就愈是无话可说，也就是愈没有细看。自然，我们看书，倘看反对的东西，总不如看同派的东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个战斗者，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要写文学作品也一样，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也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现在的各方面的状况，再去断定革命的前途。唯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